

1.迟到

回到棕灰色的季节

一. 迟到

“罗宾同学啊，永恒流动的时间并不会因为你而停下脚步，飘散的铃声同样不可能再度折返。如果想要成为一位合格的战士、真正的英雄，便应当将错失良机的遗憾斩去。在取得那充满光辉的战斗胜利之前，我们必须首先赢过这缥缈虚无的时间。”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，帕拉斯老师。”

帕拉斯看着教室门外那位低着头的阿纳缇，说：“忏悔是人心中最美好的诚实，它的光芒不亚于勇敢的拼搏或是长久的祈祷。然而，忏悔并不能给予失去之物得以弥补的机会，也并非拯救人民于苦难的武器。如果你心中的自责仍然长留，我希望你在放学后黄昏的阳光下造访我的办公室。现在，请抬起你的头来吧，你不必在此处因微小错误而受到严苛的惩罚。”

“嗯……嗯。”

于是，罗宾握紧挎包的肩带，抿着嘴小跑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

在同桌苦艾关切的眼神下，罗宾对她挤出一个微笑。

“现在，我可爱的学生们，不要让刚刚的插曲打断这场神圣的知识绽放的仪式。就在片刻之前，我们还在历史的漩涡中寻找着线索——而这条线索，没错，就是方才提及的来自卡兹戴尔那广袤土地的无比英勇的战士们……”

……

课间的时候，苦艾问道：“罗宾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唉……啊，没事的。谢谢。”

罗宾说着话的时候明显没有什么精神。

“真的没事吗？早上又是迟到，黑眼圈还这么重。昨晚是不是没睡好？”

“嘛……”罗宾苦笑着挠了挠脸，“最近我在打工……”

“打工？”苦艾有些吃惊。

另一桌的灰发库兰塔也放下手上的漫画书，偷偷往这边瞟了一眼。

“诶诶，家里比较需要钱，所以……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罗宾低着头。

“是、是这样啊。”

“啊，那个，罗宾。”那位库兰塔慢慢地凑了过来，用漫画书遮着自己的嘴说，“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和我们说，我们会尽力帮忙的，一定。”

“嗯，谢谢你，暴雨。”罗宾对她回以笑容。

“在那里——罗宾同学！”

就在这时，艾丽妮气势汹汹地朝这里走来。

一看见艾丽妮，暴雨又缩回脑袋。

“虽然帕拉斯老师没有说什么，但是迟到严重违反了班级规定，你是清楚的吧！”艾丽妮站在她面前叉着腰说，“这已经是你这周第四次迟到了，请注意你的精神风貌！我不希望这个班级的秩序因你而遭到破坏。”

“啊，对、对不起……”

“如果你真的为此感到抱歉，就应该用行动而非言语来表明。”艾丽妮说，“打起精神来！我可不想再看见你以这样的状态上课。还有，放学后去帕拉斯老师的办公室一趟，别忘记了。”

说完，她便转身离开了。

“……不愧是班长，真是严厉啊。”在艾丽妮的身影远去后，苦艾自言自语般说道。

“嘛……其实，也蛮帅的，不是吗？”松了一口气一般，罗宾趴在桌上说。

“但是也有些可怕呢。”暴雨说，“如果她能像大审判官老师或者是守林人同学那样可靠冷静就好了，那样或许会好相处很多吧……”

苦艾思索了片刻，说：“嗯……不过守林人她当班长的话，感觉会更可怕……另一个层面上的。”

“唔，好像也是……那，那位图耶同学呢？她学习也不错。”暴雨说。

“……图耶她确实成绩很好，毕竟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拿过危机合约竞赛金牌的人……只是她古灵精怪的，还老是捉弄别人。”苦艾叹了口气，“我还记得，我上次在走廊里碰到她，她手上拿着那把伞，然后她就说……”

“苦艾。”

暴雨轻声地呼唤苦艾的名字，把食指放在嘴唇上，然后又指了指下方。

“啊……”

罗宾枕在手臂上，已然陷入了酣眠。她的鼻息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轻。

苦艾想：看来罗宾真是累坏了，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吧。

然而，这时候从教室门口传来的笑声却显得颇不解风情。

“我就说吧依娜姆，这花也会很适合你的！你看！”燧石咧着嘴大声地说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没、没错啊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她身后的图耶捧着肚子狂笑不止，如果没有用她那把雨伞撑着的话看起来就像是要直接倒在地上一样。

“你……唉，我就当你们这是夸奖吧……”

依娜姆的头上插着一朵极其扎眼的殷红色花束，和她身上的灰白色校服相对比可谓格格不入。

（那个装扮……难道是在模仿帕拉斯老师……吗？）暴雨这么想到。

“哈哈哈哈哈我、我的摄影机呢呵呵呵呢呢……”图耶看起来快断气了。

“喂！那边的，教室里不允许大声喧哗！”艾丽妮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，“没看见有同学在休息吗？！”

“可是你的嗓门不也很大吗？”燧石用双手撑着后脑反驳说。

“你！”

“吼，朝这边冲过来了。这是要干架吗？那真是求之不得！”燧石也立刻起了兴致，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。

“哈哈糟糕、糟糕了啊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图耶还没喘过气来。

“哎，我说，你们要打的话到操场上打吧。”依娜姆淡定地指了指门外，“外面场地开阔点。”

“哦，有道理哦。”

于是燧石一把把图耶拉起来，往教室外面冲去。

“站住！”艾丽妮怒气冲冲地跑去把依娜姆头上的花拔下来，然后飞快地往外追去。

“走廊上禁止奔跑哦。”依娜姆面无表情地喊道。

“.....”

“.....”

脚步声远去后，苦艾和暴雨面面相觑。而罗宾稍稍挪了一下手臂，仍安静地睡着。

“呜，趴太久了。”

放学时与苦艾和暴雨告别后，罗宾揉着自己的眼睛，往帕拉斯的办公室走去。

“不知道帕拉斯老师会说些什么.....今天晚上也有工作，得打起精神来.....哈.....”

秋后时分的黄昏带着一丝凉意。不知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了罗宾的身上，使她忍不住叹息。

这个时候，换作那个电影主角的话，也许会说一些名台词，然后重新拿起匕首勇敢地面对危险与困难.....但是罗宾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麼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战胜它。

这么思考着，罗宾在走廊转角处险些迎面撞上走来的两人。

“唔.....对、对不起！”

罗宾抬眼时才看见对方原来是一位矮小的黎博利和一位银发的丰蹄。

“哟，罗宾。”燧石毫不在意刚刚的尴尬，热情地打招呼。和早上相比，她的额头上多了一圈绷带。

而图耶用她的眼睛扫过罗宾的脸，说：“严重的睡眠不足。罗宾，你昨晚是不是完全没睡啊？”

“啊.....嗯、嗯.....”罗宾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。

“那可不行哇，充足休息是战斗的前提！”燧石嚷到。

“要不要我帮你洗把脸？保证提神。”图耶不怀好意地笑着，举起那把雨伞。

“欸欸.....不、不要这样，图耶同学.....”罗宾连忙挡住自己的脸。

“呵，开玩笑的。喏，这个给你。”

图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塞在罗宾的手里，说：“这是我从保健室那儿拿的草药，睡前闻一闻，有助眠功效。”

“欸，这、这样好吗？”

“你就拿着吧，就当是早上吵醒你的道歉了。”说完，图耶摆摆手，往前走。

“如果累了，那就一定要去休息啊！”燧石强调道，跟着图耶离开了。

“谢、谢谢。”罗宾站在她们身后朝她们道谢。

她看了看手上那小巧的草药瓶。浅浅的棕色，就像她的头发一样。

罗宾来到办公室门前，敲了敲门。

“请、嗝、请进来吧！”

“打扰了……”

在罗宾推开门的那一刻，一股让她感到又熟悉又陌生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她已经数不清这是她第几次闻到酒的气味了。

她看见帕拉斯老师坐在椅子上，脸上泛起红晕，手里则拿着一罐啤酒。

“啊啊，我亲爱的罗宾同学，请接收我最最诚挚的歉意与忏悔……记忆实在是比甜美的酒更加暧昧的事物，它使我丢失了我们之间黄金般贵重的约定。身为你们的教师，在工作尚未完成之前饮酒实在是不负责任的体现，我发自内心感到无比的羞愧……”

帕拉斯站起身，但是还没走两步她的身体便开始轻微地摇晃起来。

罗宾赶忙上前去扶住她。

“……呜，让你看到我狼狈的一面了……谢谢你，罗宾同学，请、请坐下来吧。”

罗宾不敢直视帕拉斯的眼睛。

“……不，老师，是我自己的原因，延长了你的工作时间。对不起……”

罗宾的眼前又浮现起她晚上回到家时父亲酗酒的模样。她好几次试着去扶起他，却总是在他迁怒的打骂之中失败。

哪怕自己试图通过打工来缓解经济压力，也完全无济于事。

她低着头。她看见自己的双手。如此的软弱，如此的无力。

“努力而又坚定的学生哟，请抬起你的头来。你没有犯下任何错误，也绝不要因为自己力所不及之处而责怪自己。”

罗宾的手被帕拉斯紧紧地握住。她说：“我已经了解了你家庭的情况……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，同时我也对你表示真诚的关怀和尊敬。你是一位与严酷生活相对抗的，坚强而又崇高的斗士。”

“帕拉斯老师……”

“谁也无需强迫自己承受难以承受的重量。哪怕是伟大的历史长流上赫赫有名的不朽英雄，也常常会有自己一人无法实现的目标。英雄从人民中来，英雄的强大力量也同样来自

于人民……当你面临庞大的困苦时，一味地自我压迫和自我批判无法让你进步，也无法让你取胜——你应当从你身后的同伴当中汲取力量，那才能让你拥有战胜这片苦难大地的光芒。”

帕拉斯露出笑容：“我和你的朋友们会一直支持着你的。”

罗宾感受的到，帕拉斯老师在自己手上给予的力量。她忽然觉得，自己的眼睛不再感到疼痛了。

“……帕拉斯老师，谢谢你。”

罗宾刚想回以笑容，却发现帕拉斯已然闭上了眼睛。她的角倚靠在桌子上，就那么睡着了，脸上还挂着笑容。

“帕拉斯老师？……”

“英雄……呜……”回应她的只有几句碎语。

“欸欸，这可怎么办……”罗宾不知所措，“要不要先把老师叫醒……不对，应该先盖上毯子，还是……”

“我来帮忙。”

“欸欸？守林人同学？！”罗宾完全不知道守林人从哪里冒出来的，“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刚刚。”守林人从书柜的投影中走到桌边，把桌上摆着的一排空啤酒罐拿开，整理了一下桌子，“艾丽妮受了点伤，我是来替她交作业的。”

隐匿于黑暗中的帮手……好、好帅！

“我们酱到了……卡兹戴尔产的酒……”帕拉斯还在碎碎念。

“帕拉斯老师她醉成这样，恐怕一时半会清醒不了了。”

守林人一边说，一边和罗宾合力把帕拉斯的身子扶正，让她以一个安全的姿势趴在桌上。

“我在这里看着她，你去把大审判官老师叫过来吧，让他把帕拉斯老师背回去。”守林人说。

“啊，好、好的。”

罗宾走出办公室。

在关上门前，她又朝里头看了一眼。守林人从一旁拿起毯子，盖在还在微笑着的帕拉斯的身上。

罗宾关上门。黄昏最后的余光洒在她身上，空气中带着花香。她缓慢而又坚定地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往走廊另一头跑去。

“同伴……吗……”

守林人自言自语道。她站在窗台的阴影下，仰头望着北方。